



1921-2011

90

小说卷

上

纪念建党90周年贵州文学精品集

贵州出版集团公司
贵州人民出版社



1921-2011

90

小说卷

上

纪念建党90周年贵州文学精品集

贵州出版集团公司
贵州人民出版社

《纪念建党 90 周年贵州文学精品集》
丛 书 编 辑 编 委 会

编委会主任：李碧川

副 主 任：井绪东 欧阳黔森

编 委：（按姓氏笔画排序）

孔海蓉 韦文扬 龙 潜 汤保华

何 文 李发模 罗吉万 苑坪玉

赵剑平 唐亚平 唐流德 黄健勇

主 编：井绪东

执 行 主 编：欧阳黔森 苑坪玉

副 主 编：孔海蓉 何 文

编 辑：周 霞 杨智元

目 录

小说卷(上)

蹇先艾

- 水 葬 (1)
- 在贵州道上 (4)
- 盐巴客 (13)
- 乡间的悲剧 (18)
- 春和客栈 (24)

寿 生

- 新秀才 (30)
- 凭 借 (33)

石 果

- 风 波 (40)
- 官福店 (59)

汪小川

- 冲出绝境 (75)

龙志毅

- 热浪退去之后 (98)
- 散乱的脚步 (106)
- 正在消逝的形象 (131)

韦 翰

- 云 雀 (137)
- 山里的声音 (146)

伍 略

- 麻栗沟 (154)
- 收获的日子 (178)

苏晓星

- 良心的中伤 (185)

人始终是可爱的	(212)
胡学文	
阿 娜	(220)
涂尘野	
潘阿令	(227)
余未人	
盈盈一水间	(238)
哨卡上的墨兰	(268)
雨 煤	
啊,人.....	(274)

小说卷(中)

何士光	
草青青	(285)
乡场上	(329)
种包谷的老人	(335)
远 行	(341)
叶 辛	
月亮潭情案	(352)
母女情	(360)
李宽定	
村 女	(365)
山林恋	(380)
石 定	
公路从门前过	(434)
重 阳	(441)
顾汶光	
江阴八十日	(463)
汤保华	
一生中的二十四秒	(491)
乾坤鼓	(497)
人世间的九天	(519)
吴恩泽	
蛮女阿风	(524)

苦 力	(535)
罗吉万	
茅盖王	(548)
牛 主	(557)
赵剑平	
女县长	(573)
利 刃	(587)
大 鱼	(598)
韦文扬	
山	(624)
杨胜利	
幽谷百合	(646)
袁政谦	
花 桥	(652)
爬 坡	(657)
张永龙	
黑豆队长	(679)
廖国松	
绿房子	(688)
黄晓延	
寻找“诺亚方舟”	(695)
和国正	
鸟 斗	(711)
戴绍康	
塬上风	(727)
宋 渤	
心 债	(745)
司马赤	
一九六六年冬,某夜	(754)
涂 冰	
远乡异域	(760)
郑一帆	
侦察兵小妹	(780)
蒙 萌	
搭在马凳上的擂台	(783)

小说卷(下)

欧阳黔森

- 敲 狗 (791)
- 莽昆仑 (799)
- 丁 香 (832)
- 断 河 (836)

谢 挺

- 杨花飞 (846)
- 沙城之恋 (855)

王 华

- 歌者回回 (883)
- 旗 (892)

杨打铁

- 铁皮屋顶 (920)
- 碎麦草 (928)

何 文

- 人 相 (938)
- 前程似锦 (946)

李钢音

- 洗 浴 (953)

王建平

- 人在外面 (960)

戴 冰

- 橡胶女人案 (968)
- 小楼纪事 (987)

冉正万

- 纯生活 (996)
- 大 哥 (1002)

赵朝龙

- 港 湾 (1019)

肖 勤

- 霜晨月 (1027)
- 暖 (1037)

姚晓英

漏雨的小屋 (1053)

韦昌国

城市灯光 (1067)

龚晓虹

漫山遍野黄花开 (1077)

马学文

找 死 (1093)

王剑平

冬 雨 (1103)

孟学祥

老牛·老人 (1110)

曹 永

弥 留 (1116)

我们的生命薄如蝉翼 (1126)

肖江虹

百鸟朝凤 (1141)

张 麟

骂五更 (1174)

林亚莉

亭亭老师和她的学生们 (1182)

黄 冰

钟 声 (1214)

邹德斌

北风吹雪花飘 (1218)

胡巧玲

哑巴的婚事 (1226)

水 葬

蹇先艾

“尔妈，老子算是背了时！偷人没有偷倒，偏偏被你们扭住啦！真把老子气死！……”

这是一种嘶哑粗糙的噪音，在沉闷的空气之中震荡，从骆毛的喉咙里迸出来的。他的摇动躯体支撑着一张和成天在煤窑爬进爬出的苦工一样的脸孔；瘦筋筋的一身都没有肉，只剩下几根骨头架子披着皮；头上的发虽然很乱，却缠着青布的套头；套头之下那一对黄色的眼睛膨着直瞪。最引得人注意的，便是他左颊上一块紫青的印迹，上面还长了一大丛长毛。他敞开贴身的油渍染透的汗衣，挺露胸膛，他脸上的样子时时的变动，鼻子里偶然哼哼几声。看他的年纪约有三十岁的光景，他的两手背剪着，脚下蹬的是一双烂草鞋，涂满了淤泥。旁边有四五个浓眉粗眼的大汉，面部飞舞着得意的颜色，紧紧的寸步不离的将他把持住，匆匆地沿着松林走。仿佛稍一不留心，就要被他逃逸了去似的。这一行人是在奔小沙河。

他们送着骆毛去水葬，因为他在村中不守本分做了贼。文明的桐村向来就没有什么村长等等名目，犯罪的人用不着裁判，私下都可以处置。而这种对于小偷处以“水葬”的死刑，在村中差不多是“古已有之”了的。

行列并不如此的单简：前后左右还络绎的拖着一大群男女，各式各样的人们都有，红红绿绿的服色，高高低低的身材，老老少少的形态……这些也不尽都是村中的闲人，不过他们共同的目的都是为看热闹而来的罢了。尤其是小孩子们，薄片小嘴唇笑都笑得合不拢来，两只手比着种种滑稽的姿势，好像觉得比看四川来的“西洋镜”还有趣的样子，拖着鞋子梯梯塔塔的跑，鞋带有时还被人踩住了，立刻就有跌倒的危险，小朋友们尖起嗓子破口便骂，汗水在他们的头上像雨珠一般的滴下来。

妇人们，媳妇搀着婆婆，奶奶牵着小孙女，姑娘背着奶娃……有的抿着嘴直笑，有的皱着眉表示哀怜，有的冷起脸，口也不开，顶多龇一龇牙，老太婆们却呢呢喃喃的念起佛来了。她们中间有几位拐着小脚飞也似的紧跟着走，有时还超过大队的前面去了；然后她们又斯斯文文低悄悄的慢摇着八字步。显然和大家是不即不离的。被好奇心充满了的群众，此时顾不得汗的味道，在道肉阵中前前后后的挤进挤出。你撞着我的肩膀，我踩踏了你的脚跟……便一分钟一秒钟也没有宁静过。一下又密密的挨拢来，一下又疏疏的像满天的星点似的散开了。这正像蜜蜂嗡嗡得开不了交的时候，忽然一片更大的嘈杂的声浪从人海中涌起来，这声音的粗细缓急是完全不一致的：

“呀！你们快看快看，那强盗又开口了！”

“了”字的余音还在袅袅不断，后面较远的闲杂人等跟着就像海潮一样拼命的撞击过来，前排矮小力弱的妇女和小孩却渐渐向后引退。但骆毛（便是他们呼喊为强盗的）的语声这时嘶哑的程度减轻而蓦地高朗了许多，颤颤的像破锣般的在响成一片：

“嘿！瞧你们祖宗的热闹！老子把你们的婆娘偷走了吗？叫老子吃水？你们也有吃火的一天！烧死你们这一群狗杂种！”

骆毛嘴里不干净的咕哝骂着：姑娘奶奶们多半红了脸，把耳朵掩起来；老太婆一类的人却装作耳聋，假装问旁边的人他说的是什么；村中的教书先生是完全听进去而且了解了，他于是撇着嘴觉得不值一钱的喊道：“丧德呀，丧德！”骆毛自己的两耳只轰轰的在响，这时什么声音都是掺不入的，他只是一味大步的走出村去。摇摇摆摆的走，几位汉子几乎要跟不上了。看看已经快离开了这个村落。后方的人群“跑百码”般的跑起来，一路还扭嘴使眼嘻嘻的嘲笑。骆毛大概耳鸣得轻了一点，仿佛听见一长串刺耳的笑声，他更是一肚子得不高兴，用力的将头扭回来，伸长着脖子狂叫道：

“跟着你们的祖先走哪儿去？你们难道也不要命吗？……老子背时的日子，你们得瑟啦！叫你们这一群龟儿子也都不得好死，看你们还笑不笑！”

但是当他的头刚好转过，枯瘦的脖子正要像鹭鸶似的伸长去望时，才一瞥，就被那长辫子的力大的村农强制的扭回去。他气愤愤的站住不走了，靠着路旁一棵大柏树。

“走！孙子！”长辫子当的给了他背脊骨上一拳。

“哎哟！你们儿子打老子吗？”他负痛的叫了一声，两条腿又只得向前挪移，“那不行！尔妈民国不讲理了是不是？……”他几乎要哭出来。

这时离开村庄已有半里的光景。这是一个阴天，天上飞驰着银灰的云浪。萧萧的风将树吹动，发出悦耳的一片清响。远处近处都蔓延着古柏苍松。路是崎岖不平的山路，有时也经过田塍或者浅浅的山丘。大家弯弯曲曲的走，似乎有点疲乏，在一座坟台之下略略休息。这一个好机会，群众都围拢来。潇飒的松枝掩盖在头顶，死寂的天空也投下几丝阳光来，透过了绿叶，骆毛傍着那一块字迹模糊的残碑坐下了。

“尔妈。老子今年三十一！”他换了一口气，提高嗓音的又开始说，“再过几十年，又不是一条好汉吗？……”

“骆大哥！啊啊，说错啦！干老爷子！你老人家死咧的话，我儿子过年过节总帮你老人家常烧几包袱纸。你就放心去罢，有什么身后开不了交的事情，都留下让我儿子帮你办。干奶奶——哎呀！啥子干奶奶，简直就是我那嫡亲奶奶呀——我养她老人家一辈子还不行吗？……”

小耗子王七踮着脚走过坟前，用手搓着眼睛，把眼睛圈都搓得快红了，向骆毛请了一个大安，亲热的说了上面的那一大段话。小耗子在今年跟骆毛交过手，败仗下来，就拜了老骆做干爹，是个著名的小滑头儿！

“七老弟，你就再不要干老爷子湿老爷子的啦！”老骆冷笑了一声说，“好汉做事好汉当，也用不上牵累旁人！我的妈呢……”

老骆心里忽然难过了起来，他也不再说下去，站起身来就往前走。人群又被他拖着像一根长绳，回环在山道上了。

登程以后的途中，老骆几乎绝无声音，除了习惯成自然的几声哼哼之外，不啻顿然变成哑巴。这些随从的人们都加倍的疑惑起来了。而几条大汉却很高兴，他们以为这样可以使大家安宁一点；进一步，也可以少伤点风化，因为老骆的话，没有一句不是村野难听的。所以就是老骆走得慢了，他们也不十分催逼他。

骆毛只是缓缓的走，含着一脸的苦笑，刚才王七那几句话引起他无限的感触：他心里暗暗悲酸着，想到他的母亲，便觉心里发软。那热狂的不怕死的心顿时也就冷了一半。他的坚强的意志渐渐软化下去。

因为他精神上的毁伤,使他口都不愿意再开了。他心里完全是犹豫和踌躇了——

“我死后,我的妈怎么办呢?……我的妈啊,你在哪儿?你可晓得你的儿子死在眼前了吗?你如果在家紧等我我不回来,你不知道焦心成哪个样子!唉!唉……”

老骆虽然是个粗人,可是想到死后老母无人养活,他也觉到死的可怕。直至他们捉住他的两臂,要往水下投他的时候,他狠心把眼一闭,他老母的慈容犹仿佛在目前一样。

天依旧恢复了沉寥的铅色,桐村里显得意外的冷冷落落。那黄金色的麦田被风吹着,起了轻掀的很自然的波动。真是无边的静谧,约略可以听见鹌鹑的低唱,从掩映着关帝庙那一派清幽的竹林中传来。远的山峰削壁的峙立着,遥遥与天海相接。阡村都暂时掩没有清凄与寥寞的空气之中了。

村后远远的有一间草房,圯毁的伫立坡上,在风声中预备着坍塌。木栅拉开后,一个老妇人拄着拐杖走出来。她的眼睛几乎要合成一条缝了,口里微微喘气,一手牢牢的把住门边,摩挲着老眼目不转睛的凝望,好似在期待着什么。看她站立在那里的样子,显然身体非常衰弱;脸上堆满了皱纹,露出很高的颧骨,瘦削的耳朵上还垂着一对污铜的耳环,背有点驼,荒草般的头发,黑白参差的纷披在前额。她穿着一件补丁很多的夹衣,从袖子里伸出来的那双手,颜色青灰,骨头血管都露在外面。

她稳定的倚傍着门柱,连动也不动一下,嘴唇却不住的轻颤。最后她将拐杖靠在一边,索性在门限上坐下来了,深深的蹙着额发愁道:

“毛儿为什么出去一天一夜还不回来?”说着又抬起头来望了一望。

东邻招儿的媳妇,掠着发带笑的扭过来。她是一个村中少见的大脚婆娘,胖胖的脸儿,粗黑的眉毛,高高的挽起一双袖子,大概是刚从地里回来。她正要同这个老妇说话的时候,只见她的十岁的孩子阿哥沿着田边喘吁吁地跑过来,口里喊道:“妈,真吓死人的!我再也不敢到河边上去了。”

“什么事,这样大惊小怪的?”招儿媳妇向她的儿子说。

“他们刚才把一个人掷到河里去了。”

“因为什么事?”

“偷东西叫人捉到了。”

“是谁?”

阿哥把嘴向那个老妇一扭,说道:“是她的……”

招儿的媳妇急忙把儿子的嘴用手堵住,不让他说出来。

其实那个老妇本是耳聋的,这回又因为等儿子着急,越发听不到他们讲的是什么话,只见他们的嘴动。她问道:“你们讲什么话,这样热闹的?阿哥,你见过毛儿没有?”

阿哥不敢答,只仰了面望他娘,他娘替他高声答道:“没有看见。”

那个老妇把耳朵扭向招儿媳妇道:“你可是说没有看见?”

招儿媳妇点点头。那个老妇叹了一口气,口里咕哝道:“他从来没有到这个时候不回家的。哪里去了!”说着又抬起头来向远处望一望。望了半天,又叹了一口气,把头倚在门框上。招儿的媳妇拉着她的儿子慢慢地躲开了。

直至招儿家里吃了晚饭,窗外吹来的风,入夜渐凉起来。外面冷清清的只有点点的星光在黝黑天空中闪烁,招儿的媳妇偷偷的跑到那个老妇的门前看一看,只见她还坐在那里,口里微弱听不清楚的声音仿佛是说:“毛儿,怎么你还不回来?”

在贵州道上

蹇先艾

多年不回贵州,这次还乡才知道川黔道上形势的险恶,真够得上崎岖鸟道,悬崖绝壁。尤其是踏入贵州的境界,触目都是奇异的高峰,往往三个山峰并峙,仿佛笔架;三峰之间有两条深沟,只能听见水在沟内活活地流,却望不见半点水的影子。中间是一条一两尺宽的小路,恰好容得一乘轿子通过。有的山路曲折过于繁复了,远远听见大队驮马的过山铃在深谷中响动,始终不知道它们究竟来自何处。从这山到那山,看着宛然在目;但中间相距着几百丈宽的深壑,要经过很长的时间才能达到对面。甚至于最长的路线,从这边山头出发是清晨,到得对山已是黄昏时分了。天常常酝酿着阴霾,山巅笼罩着一片一片白靛似的瘴雾,被风袅袅地吹着,向四处散去。因为走到这些地方,也许几天才能看见一回太阳;行客照例都很茫然于时间的早晚,一直要奔波到夜幕低垂,才肯落下栈来。

在贵州界内最称险绝的是九龙山沟、羊角垭、石牛栏、祖师观……这几处,都是连绵蜿蜒的山岭,除了天堑天堑之外,石梯多到几千级。从坡脚遥望耸入云端的山顶,行旅往来宛如在天际低徊的小鸟,更没有想到自己也要作一度的登临。

走到这一类的山谷之中,不用说行装累赘的搭客要发出“行路难”的叹息来,连筋强力壮的轿夫都裹足不前了。这是走旱路很普通的情形:每逢路不好走,轿夫们照例要请乘客让轿的;让轿当然不是乘客乐意的事情,偶一为之还能照办。于是他们便有了第二种偷懒的办法,就是“换加班”——另外找个人来替抬。换加班在他们经济上自不免要受些影响,不过身体方面总算少吃了若干的亏了。这不能不说是得可偿失的妙法之一。至于这班抬短路的——他们叫做“加班匠”——随时在小市集或者荒村野店中都散布得有:他们多半是烟癖很深,无家可归的二十多岁的干人^①(老年中年不敢说没有,怕终归是少数),专门抬短路的。他们本来就有相当的气力,而且又是冷肩头^②,所以特别有翻山越谷的本领。尤其是烟瘾过足之后,马上就可以拖起轿子狂奔二三十里才歇气。这些汉子有的是两个一组,还有一乘竹兜子的滑竿^③,是预备抬乡民们从甲地到乙地去赶场用的。有的“加班匠”则可以说是彼此素昧平生,漫无组织的:在找配角。这其间还要演一套装腔作势的把戏。照例一位站在一家挂“闻香下马知味停车”的方灯的馆子门口发问:

“有人抬加班没得?”

起头是大家都装聋。

“弟兄,抬加班去不去?”找配角的转向门内叫人了。

“懒屎拾得!尔妈又是那几个钱一里!”屋里便有人喃喃抱怨,不肯马上发驾。

① 干人即指无父无母永远漂流糊口的人,接近乞丐。

② 在贵州夫子抬短路的,因为肩头不常受累,故谓冷肩头。

③ 滑竿系一种无篷构造很简单的轿子。

“抬来哟，闲起有啥事做，找个钱抽鸦片烟，比郎我^①都好呢！”

“车去车来都做这个生意，尔妈又来抬！”

于是假装摆架子的这位便从他们的“英雄馆”钻出来了。

一位在前边懒洋洋地走，草鞋沙沙地响着；那一位在后面跟随，从裹肚里找烟盒吃叶子烟，借以表示自己的闲情逸致。他们走到轿子跟前，便在一家小店门口的板凳上坐下来，同轿夫讲价。只要价钱一妥，立刻就精神焕发，抬起轿子上路。要是带得有滑竿轿子的“加班匠”，还得向轿夫露一个笑脸，请他们帮忙带了走。一经他们抬起走动之后，乘客恐怕谁都要感到分外的舒服。第一因为他们是生力军，抬起来可以飞跑；第二因为他们抬法很稳，有时比轿夫的步伐还谐和些，坐轿的自然一点受不着什么颠摇的痛苦了。

这天我们从桐梓起程，一离客栈，天上便下起濛濛的阴雨来，真使人不快。清晨算是走了一段平阳大路，饭后便要翻闷头井、祖师观、石牛栏三座险峻的长岭，据说上坡下坡总共有三十几里。这些蛮荒的山谷，从轿夫口中的歌谣听来，已经够可怕的了。他们常常唱道：

分水岭来不算行，
石牛栏才累死人！
闷头井来还不算，
祖师观要走天半！

下午的雨从濛濛一变而淅沥的大点了。道路非常泥滑。最是在山路上，大小不等的青石块，高一块低一块地乱嵌在土里，晴天就已经凹凸不平，很容易使脚受伤；雨天就更是泥塘深坑，时时有使人跌仆的危险。加之，田里的水有时还要满溢出来，氾滥在路上，汨汨地流动。幸而山洪还没有爆发，不然难保不是一场很大的水灾呢。

轿父们戴着斗笠，扎着裤脚，一滑一溜地走着，没有一个不是口里喃喃抱怨的。又不敢走得太慢了，怕前后的轿子和挑子衔接不上，中途有意外发生。夫头这时更显出一种着急忙迫的样子，一会儿跑向前面去，一会儿又跑到后面来，招呼不迭，总是用好话鼓励着大家前进。乘客如我们，坐在轿内，望着这样不好的天气和坎坷的道路，也觉得惴惴自危，因为脚下就是万丈深的悬崖，万一跌下去了，那不是也很“倒霉”的么？

九点钟的光景，我们才在山坡下的一个小镇歇脚，打早尖^②。据说这一去便更没有好路走了。启程之前，夫头和颜悦色地走来，打算请我让轿，妻和C女士因为是女流之辈，算是幸免于难了。蔭侄立刻遵命，就下轿来，穿起线儿草鞋，打着洋伞慢慢爬坡。我因为在病中，夫头是知道的，所以连一个让轿的字都没有向我提起。我很谅解他们不得已的苦衷，——然而我走，不也很费力么？终于勉强走出轿子来，想看看雨的大小和天色；如果山路不滑，我想就是挣扎着走几里，也并不是完全不可能的事。我站在这家小茅店的前面，看见轿夫们多半在那里喝茶：有的雨湿了衣服，脱下后，便露出红肿的双肩；有的弯着压驼了的背在喘气。雨是漫天而来，远山的白雾很迅速地在西南移动。

夫头也是操着手望天，离我有几步，他走过来说：

“先生，听见说你人不安适，不让轿好罗，我们喊加班抬你。”

① “郎我”意即“那样”，此处是谐音。

② 上早路，吃早饭谓之打早尖。

“那又叫你们贴钱了,真过意不去呢。”我看见雨还是那样的下,山又很陡,不由得气沮了;我的话固然是谦逊,但同时也是表示赞同的意思。

“哪点,哪点!胡小山已经喊加班去了。”

我微笑着,含糊答应。

“抬加班,哪乘,哪乘轿子?”

“尔妈,老子昨几个来,今几个又回三坡去。”

我们正在说话,胡小山带着两个“加班匠”来了,口里在咕噜着。一个身躯很高大,样子不过十七八岁,穿得还干净;那一位和他恰恰相反,是个矮黑的二十多岁的胖子,脸色真难看,一望而知是中烟毒很深的,穿件两半截连成的破汗衣,腿上一条又小又短的裤子箍着,屁股的一部分都露在外面。

“是不是这乘?”矮胖子颤动着他脸上的肉问。

“对罗!”胡小山回答说。

矮胖子便喊了一声“弟兄!”高汉蹒跚着过来,两个把轿子提了一提,胖子嘻嘻笑着说:“还得行,弟兄,不重,不重!”

气歇够了,夫头便催着大家赶路。

我的这两个“加班匠”仿佛争功似的,抬起我的轿子先走,也不等后面的大众,胡小山和那一个夫子老李都有点老迈龙钟了,自然精神差得多,喘着气紧跟他们跑。我们在路上并不寂寞,时时可以听到“加班匠”的笑话。从他们的清谈之中,我才知道胖子姓赵,他的口气很大,似乎是一个抬轿老手;抬后头的那个高汉叫贺光亨。

“贺光亨,我们两个抬起都对头啊!”在路上先是老赵得意洋洋地迈着大步说。

“还跟得上步数吗,赵大哥?”贺光亨在后面响应他。

“弟兄,顶呱呱!”老赵急急回答,又忙着报路:“泥塘不知深浅!”^①

“踩边边还要浅点!”

“弟兄,老赵抬轿,该有一把手!不是客气的话,下雨天老子都敢放开脚步跑,翻山同走平路一样。”

“老实,赵大哥,你前会些不是说家里出了岔子么?你怎么还是这样欢喜法?”

“这叫做黄连树下抚瑶琴^②——洋洋坡!”

“慢慢梭!”

“越上越陡!”

“越上越好走!”

“滑得很!”

“踩得稳!”

老赵口里虽然在报着路,脚却故意向泥塘踹去,水溅得很高,发出尖脆的响声来。

“赵大哥,你看你的草鞋都烂了!”老贺忽然换了一个题目。

“尔妈,你真是教场坝土地——管事管得宽,不穿草鞋又碍啥子事?弟兄,老实,我哥子问你一天抽几盒烟?”

① 旱路轿夫照例对唱有韵脚的短语,以防危险,谓之报路。

② “黄连树下抚瑶琴”系贵州的隐语,意即“苦中作乐”。

“七八盒,也就是这个样子吧,你呢,老赵?”

“我吗?比你能干得多,七八盒再加上七八盒,再加上七八盒。”

“啊呀!你这个东西,也真能抽,拿给我就不行。”

“滑滑路!——骇死你,这就叫多!”

“踩干处!——到石牛栏我看你还是买双草鞋去吧,这样拖起拖起的,咋个走?”

“不瞒你老弟说,我有两百钱,又可以抽上两盒了,买草鞋?这双草鞋给你说,都是捡得来的;尔妈,老子再捡一双,又可以穿到河洞了。”

在一种依稀恍惚的情态之中,我只顾低头听他们的话,艰难险阻的祖师观已经快走完了。虽说是下坡又上坡,时刻在山顶上回旋,自己的身躯仿佛与对山的白云相齐,下望是低陷数十百丈的淙淙溪流与纵横的阡陌,我的心也十分坦然。直到轿夫叫我看祖师观的神像时,我才觉得走的路真不少了。

老赵这时走得更加快,双手捧着半圆,索性不去扶肩板了,把后面的贺光亭简直拖了走,急得老贺乱嚷起来:

“不要尽跑,这样拖,我就来不起了,背时鬼!”

“呵,就来不起罗,年纪轻轻的!背时鬼!我背时,你背利;我敲当当你落气!”

我看见老赵两只肥紫的肩膀在肩板下不时掉换,口里喃喃着,真有趣,不由得也对他发问了:

“老赵,你是什么地方的人?”

“三坡,就是你今晚要歇的那堂儿,先生!”

“你的家也在那里么?”

“先生,我从小就打烂仗,四川也走过好几趟,那年还抬过王道台上成都。前年讨了一个婆娘,爱穿爱戴,我养她不起,跟到野老公跑了,不带贵的东西!先生,你说我老赵还有啥子家呢?这如今变做教场坝的桅杆——独人了!”

“你抬得很不错,为什么不找个长路抬呢?”

“从前是抬长路的,到云南,上成都,下重庆,都走过。这如今烟吃上了,抬不惯长路;二来哪堂儿去找这样的生意?人家都说我们是跑流差的,放不下心。先生,抬你抬得不好,不要见怪!星宿跟着月亮走——沾你老人家的光,到栈房多赏几个酒钱罢!先道谢一下!”

贺光亭也在后面掺着嘴说:“先生,你不要小看老赵呢,他以前还吃过粮,当过几个月的排长,这如今是背时,以前人抬他,现在他又抬人了。这也没啥稀奇,哪个保得千年富万年贫呀!”

我听后没有言语,只抿着嘴笑了一笑。

到了石牛栏,他们是最先赶到,也就最先歇气抽烟去了。我便下轿来,在街上散步,一面等候C女士和妻的来临。因为的确我的轿子走得太快了,连胡小山们都没有跟上,丢在后面很远很远。当走在空虚的山谷里时,前不见行人,后不见来者,只有我一乘轿子在那里忽升忽降,又是这两位陌生的“加班匠”抬着我,我想万一有什么劫掠之类的事情发生,像我这样一个文弱的青年如何抵得过他们呢?一直到石牛栏的小店歇脚,我跳跃的心才安静下来。雨这时已经渐渐停止,偶尔还飘过一点二点树上飞来的残滴。我浏览半天风景,妻们的轿子也到了。她和C女士都出来活动活动身体,大概是在轿子里闷得太久的缘故吧?后来我们三人端了店家的板凳,在路旁坐下来。

忽然大路上有一个乡下的妇人也走到我们这边来,拄着一根柴棍,包着白头巾,好像走了很

长的路,面红耳赤,显出十分困顿的样子。我们疑惑她总是到哪里去赶场的,在路上这些人物我们遇见得很多,几乎一见,就可以辨别得出来。不过这位大嫂仿佛有什么心事似的,埋着头只顾走,走到店子那座石台阶前,居然坐下了,大概是想歇歇气再奔路。但不知道她的眼睛为什么忽然抬起来,不住地向斜对角老赵他们在那里抽烟的烟馆的门里看,看得真入神,连眨都不眨一眨。渐渐地她的头有点颤动,口里咿唔起来。我为之骇然,慌忙让妻和C女士躲开。我说:

“你们看见没有?那个女人是疯了的,怕人得很!”

她们起先好像不大注意,等再注目去看时,那妇人的头发已经披散了,两脚一阵乱跳,没有想到她竟会放声大哭起来。嘴唇还颤着一些含糊的字眼,夹杂着哭声,正好像清明节女人哭坟的那种凄酸漫长的调子。但后来她的声音骤然转入高尖了,我听清了几句:

“赵洪顺,你有本事出来!杂种东西!我有啥事对不起你?”

她的哭声把四围的人都感动了,大家一起围拢来问她。

“大嫂,你在这堂儿做郎个哭啊?”

“有啥了不得的事这样伤心啊?”

那妇人不住地摇头,半天才说:“诸位,你们管不到我的家事,叫赵洪顺出来,我跟他说个明白,怕喽他我不姓谢!”

“哪个叫赵洪顺?”有人问。

“就是赵胖子,这是他的大嫂。”旁边有知道的便替代回答。

我知道我的疯人嫌疑完全错误了。

“诸位,请你们评评这个道理,嗯嗯,”那女人一路哭着,一路诉说,“我家就住在三坡,婆家姓赵,在那边烟馆睡起抽烟的那个黑矮子就是我的男人。这个杂种龟儿,不学好,背着我学会了抽烟,百不理事;抬加班的钱,一个人还不够用,总是回家大吵大闹,逼着我要钱,嗯嗯……找我出气;把我的首饰衣服都卖光了,我只好出去帮人。他这个东西,不业嗜好^①,天天还是找上门来,三块两块地拿去,我啥话也没有说,他是我的丈夫!他昨儿又跑来了,他逼我改嫁,说他已收了人家二十块钱的聘礼,他简直把我卖了。我来他家两年,有啥事对不起他?嗯嗯……他要我嫁,我情愿到昭忠祠去把头发剪了当尼姑,我早就吃长素了。我们从今以后各干各的,我在三坡找他两天都没有找到,他这个忘恩负义的东西,以为跑脱了呢;王家却到我们主人家那里来要人,嗯嗯……卖自己的婆娘,太可恶了!嗯嗯……”

“大嫂,你也不要太伤心了,喊赵大哥来给你告个么二三^②就是了。”店家的老板娘走来劝。

“我倒要看看他会把老娘卖了才怪呢!”赵大嫂眼睛哭得像红肿的桃子,跑到街心去,把头发一阵乱摆,喊道:

“赵洪顺,尔妈,你出来!我姓谢的哪点对不起你,七出之条犯了哪一条?”

老赵大概烟瘾过足了,从对面一大步跳出来,扭住他的太太就是一阵拳头。

“你这个烂婆娘,不要脸的东西!裹上了野老公就去你妈的三十三!你发啥子鸡脚疯,不要给我姓赵的再丢丑了,尔妈,男人抬轿,婆娘养汉……”

老赵一面高声地骂着,一面用手挽住妇人的头发,用破草鞋的脚乱踢。

赵大嫂借着机会,就坐在地下,简直不肯起来,只是伤心地哭。

① “不业嗜好”意即“不学好”。

② “告么二三”即“赔罪”。

“老赵，你发神经病了？”

“尔妈，也有这样野蛮的人！”

轿夫们都愤愤不平地上前来拖赵胖子，有人便在他背脊上给他几拳。老赵这家伙有一股子劲，并不怕打。

“你的轿子不抬了吗？”夫头气得吹胡子，走过来就是一巴掌。

“不抬？讲好了的，哪有不抬的话说！”他鼓起眼睛说，这才把手松了，一面向着他的女人，叹了口气，“就算老子对不起你。老子答应人家的生意，要干拢。你要是不放心，跟老子走，三坡见，我不会像岩鹰飞到半天云去的。随便啥地方都陪你去。猫抓糍粑，脱不了爪爪，我早晓得有今天……”

“我刚走三坡来，又回去！”

赵大嫂抱怨着起身，一颠一跛地向三坡的路上走去，很费力，很可怜。老赵抬起我，横冲直撞地狂奔，头都不回。

“老赵，你这家伙也太没有情分了，自己同床共被的人呀！”走到一座森林里，胡小山带着讥刺的语调说。

“弟兄，——”他看见胡小山年纪太大，这个称呼有点欠妥，忙改过口来，“胡大哥，你不明白！”

“你明白啥？我看你早给烟熏糊涂了！”

“胡大哥，你哪里会晓得老赵家里的事情；这个婆娘向来就不带贵。你问她哪天不是打扮得妖精怪气地去摆街？我一年四季都在外头，晓得她在家搞些啥名堂^①；尔妈，总而言之：十个婆娘九个坏……前踩左！”

“后踩右！”老贺应。

“……”

“赵大哥，”老贺听了他半天，很为不平，大声地叫，“你不要冤枉你家大嫂呀，她才是个贤德之人！不是你抽上烟，她就不会同你闹翻的，好意思！脸摆在哪堂儿去？你说，你出脱了人家多少家什？人家帮了人，你哪个月不去分几文？你又嫖又抽，瞒哪个都瞒不过我贺光亭！一个人不要太昧天良了吧。”

赵胖子低头不语，只管伸直腰赶路。

翻山翻得人头发昏，雨虽然没有，天边也已经透露出一丝两丝的阳光，路却非常难走，而且沿路都是盐巴客，把他们沉重的背篋横梗在大路当中，不肯让人；一不小心，轿夫便和他们吵闹起来，真使人烦腻不过。正在闷闷的时候，远处放牛儿忽地传来一派歌声，听着倒非常有趣，他们的声调拉得很长而且自然：

“十七十八正风流，叫你跟哥你害羞；

二十四五人老了，想哥日子在后头。”

黄昏时候，我们才到河洞，这个地方只有寥寥可数的几家人户，有座瓦盖栏杆的木桥，桥下水声潺潺可闻。我们歇在桥口，抬头可以望见妻们的轿子从山谷的曲路蜿蜒而下。在河边大家聚齐后，又出发。赵胖子挺胸正走得起劲，哪知道又有意料外了，从路旁冷不防走出一个卖泡粩的

^① “搞些啥名堂”即“做些什么事情”的意思。